



# 捐稅繁重與民族產業之沒落

許滌新

## 一 前言

繁重的捐稅，不但加速農村經濟之破產；且也加速民族產業之沒落。在農村方面，牠以高度的田賦附加，雜捐雜稅和派款勒索的形式，加深大衆之窮困化，降低社會購買力，加縮市場之狹小；在城市方面，牠又以種種負擔，加重本國商品的成本，削減其與外貨競爭的能力。這種不合理與不統一的征收，可從三方面來觀察：

第一，我國關稅，名義上雖號稱自主，但入口稅率之提高，不能超過一定的限度。財政關稅的作用，固然談不到。保護關稅的作用，更是談不到。至於本國的商品，不但不加以保護，反而常常提高其負擔，發揮財政關稅的機能。去年十二月五日，財政部以「國庫支絀，建設大政，剿匪軍事，在在需款孔殷」的理由，將水泥、火柴及捲烟三種統稅一律提高，便是一個好例子。

96545  
第二，帝國主義者，利用馬關條約的規定，利用其在本國不能運用的餘資，在華大開工廠。這種透過關稅的外資侵略，是應當加以限制的，

然而政府所規定的稅則，不但不能保護國貨，壓抑外資，反而常常給外國在華工廠以利益。二級制的捲烟統稅，便是一個好例子。

第三，關稅之外，轉口稅，常關稅現在尚依然并存；正稅之外，雜捐附稅竟同時并列，且竟超過正稅幾倍。中央政府的課稅是一道；省縣政府的附捐附稅是一道；村鎮的駐軍民團的「通過稅」，「護商稅」，「清鄉費」，「道路稅」，「軍隊維持費」等等又是一道；這種層出不窮的征勒，未嘗在外貨的身上伸一指，而於本國的商品則應有盡有，一物幾達數十征。重慶至成都八百餘里間，竟有關卡五十餘，一百元的貨物，竟要征一百元左右的捐稅，便是一個好例子。

總合這三方面，目下這種捐稅，不啻是保護外貨，摧殘本國商品的一把利刃。從生產條件來說，中國的民族資本，遠不及外國之雄厚，生產技術，遠不及外國之精良，相對的剩餘價值之剝削，遠不及外國工廠之微妙。生產成本既不能降低，競爭的能力，自然日形薄弱。同時，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經濟恐慌，一天天的嚴重，各國——尤其是英日美，都以奪取國際市場為打開恐慌的出路。通貨膨脹，匯價傾銷 (Exchange dump)

96546 pins) 便成爲牠們必取的辦法。在這種情形之下，半殖民地的中國的民族產業，自然是搖搖欲墮的。帝國主義之傾銷，既是日益利害；苛捐雜稅之重負，又復變本加厲，停工減工和關門的悲劇自是必然的了。

作者搜集散見於雜誌與報紙的材料，分析現行捐稅對於民族產業之影響。計有紡織業，麵粉業，火柴業，捲烟業，水泥業，製蛋業，煤礦業，等八項，茲分述之於後。

## 二 紡織業

紡織業是中國民族產業中最有成績的部門，但自民十以還，牠的黃金時代的光輝便漸漸消失，民二十以後，牠的營業的情形，便有江河日下之感，到去年，灰黑色的濃霧，就籠住整個紡織業了。四月十日，華商紗廠聯合會，決議自是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一日，全國各廠實行減工百分之二十三，星期六及星期日晝夜完全停工，以減少生產。可是實行二週之後，紗布銷路，仍未見擴大，紗價仍未見回翔，該會又於五月十日再度會議，認「本業艱苦情形，日趨嚴重，斷非減工百分之二十三所能爲救濟，公議減工一個月，期滿後，自本月二十一日起，各廠停工或減工悉聽各廠斟酌本身情形，自由辦理。」五月二十二日，上海華商紗廠二十八家繼續減工百分之二十三。同時，外埠華商紗廠，也紛紛宣告停業。天津的恆源紗廠，武漢的民生紗廠，都相繼於五月初宣告停工。六個月。天津的寶成，鄭州的豫豐，都於八九月間宣佈停工。計全國紗廠，在秋

間完全停工的有十一家，停工紗錠約計三十四萬，停夜工的有三家，紗錠計約十萬。總計停工紗錠已達四十萬，占華廠紗錠總數百分之十五。以後愈趨愈下，天津的恆源及北洋二廠，於今年二月初都宣告停辦。三月初，華商紗廠聯合會又決於五月一日再行減工。上海永豫紗廠，隆茂紡織公司，及同昌協記紗廠等三公司，近已共同抵押於浙江實業及通商二銀行，由該行代管理。尙有大批紗廠，或擬抵押清算，或將無期停工。據紗業公會方面統計，上海紡織業於過去二年間，華商資本，由三千七百二十萬兩，減至二千七百萬兩左右，外商資本於最近一年中由一萬萬五千二百萬兩，增至一萬萬九千萬兩左右。

減工停工的現象，顯露出中國的民族紗業，已陷入山窮水盡的境地。牠的衰落的原因，據華商紗廠聯合會呈請實業部所述，可以約成四點：(一)日貨傾銷，華紗市場悉被侵佔；(二)中國農村破產，社會購買力銳減；(三)紗市因滯銷而跌價，但棉價反却上漲，原料貴而製成品賤，虧耗殊甚；(四)紗稅，棉稅，有違反保護之旨，負擔既重，成本自高。合這四個原因，於是銷路日隘，存紗日多，減工停工，便成爲他們必然的出路了。

上面所述幾個原因，第四點直接指出捐稅繁重之有害於紡織業，然其餘三點，亦不是與捐稅無關的。社會購買力何以銳減，原棉價格何以反能上漲，日紗稅率之輕，是不是助長牠們之傾銷諸點，皆是直接間接與捐稅有關係的，現爲篇幅所限，只論及棉稅繁重，加增棉紗的原料價格；紗稅繁重，提高牠的生產成本二點。

原棉的價值，佔棉紗的成本中百分之七十七以上。倘若棉價不高，棉紗的成本減輕，則紡織業尙可勉強支持，不陷絕境。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的秋間，情形便是如此，但自二十一年入秋以後，情形便劇變了。紗市跌了八兩，而棉市反却上趨，十二月較十一月高了二兩，嗣後亦仍維持其高價。棉價高貴的原因，第一是由於本國棉產減少，生產費增加；第二是由於金貴銀賤，換算價高，而入口稅之加重，亦是促進原棉飛漲的一個因子，現在再詳細論之。

在重重剝削之下，在人禍所造成的天災摧擊之下，農民離村的離村，死亡的死亡，荒地一天天的增加。棉田的面積，自然必跟着減少。而窮困之極，土壤不能改良，技術亦不能改良，每畝的產量亦就日益減少了。在民國十年每畝平均產額爲二七·三斤，到民國十八、十九年每畝產額竟減至二一·三斤。不但如此產量雖見減少捐稅的重量却並不減少。陝西自耕農之棉田，每畝平均收棉十斤，但（每畝）需肥料及人工五元，差捐及雜支一元五角。出產稅之外，尙有其他種種的苛勒。例如十九年間，從河南安陽運棉花至鄭州，每包除納厘金七角外，還需納包捐一元，火車捐每百斤五角八分八厘，雜費每擔一元；從陝州運至鄭州，包捐一元，特捐每擔四角，火車貨捐每擔三角，雜費每包一元；從鄭州運至上海，包捐一元，經紀捐每百元一元，公益捐每一百七十斤一角，火車捐每擔二角九分四厘，所以棉花從河南安陽運至上海，除運費六元外，各種捐稅連同厘金也在六元左右，有些地方，尙有額外的需索，如二年前

湖北老河口的棉花每擔價格不到二十元，但土匪每擔需索四元，省軍的保護費，每擔又需十元。總計每擔棉花的捐稅，竟占原價百分之四五十左右。在這種情形之下，一面提高棉紗的成本，一面又斷絕內地原棉的出路，造成通商口岸棉價高漲，內地農村棉價慘跌的現象。陝西一畝棉田的生產費需六元五角，但每畝所產十斤棉花之市價，却只值二元五角（每擔二十五元），連棉子棉幹都賣掉，亦只共值四元，農民收支不敷二元五角。在湖北，每畝八十斤棉花成本在十一元左右，而八十斤棉之市價只在十元左右。在浙江，每畝五十五斤棉的成本，十元二角，而市價只可賣得六元六角，連棉子亦不過共值七元四角。假若無有繁重的捐稅之阻礙，內地棉花就較能運出通商口岸，一方當不至賤棉傷農，一方當不至有原料騰貴，成本加重之苦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粗短的原棉固然不足以供各紗廠的應用，細絨的原棉，更是無以供各紗廠的需求，計每年需仰給的這種原棉約在三十萬包左右。爲保護本國的細紗工業，在本國改良種未增加生產以前，這種入口的原料稅，是應當予以減輕的，然而事實所昭示給我們的，却不如此。從前棉花之進口稅每擔爲銀一兩二錢，自關稅加徵後，每擔稅率已增至三兩。棉紗每包需用棉三百餘斤，除每包統稅外，尙須負擔此項關稅十兩七八錢左右。

繁重的捐稅，促進農村之破產；減少本國的棉產；增加「必需的」外棉入口稅，促成棉花價格之高漲，同時，對於製成的棉紗，又給與種種

96548 的負擔，提高其成本，斷喪其前路。民國十二年棉紗每包稅銀只三兩八錢四分，民國十六年加增一次，十九年舉辦特稅（現併入統稅）二十三支以下之粗紗，每擔稅銀二元七角五分，每包三百二十斤，計八元五角八分，合規元八兩三錢；二十三支以上之細紗每擔稅銀三元七角五分，每包十一元六角三分，合規元八兩三錢。華廠多在二十三支以下，以十六支及二十支為中心，而在華外廠，則以二十三支為中心。粗紗之稅，相對地是較細紗為重的，華商的負擔是相對地較外商為重了。此外，各省又征附加稅，二十年秋長沙征棉布堤工捐，二十年冬湖南又舉辦產銷稅，棉紗每包收稅六元。二十一年安徽亦征紗線特種營業稅，同年江蘇亦辦特種營業稅，照價額徵收千分之二十，棉花亦在其列。二十二年，靠近上海的崇明，又以「保坍捐」名義，征收棉紗附稅。其在四川，棉紗由重慶運新津沿河所納之捐稅，有如下表：

縣	別地	名稅	名貨物數量	完納元數
巴縣	城內	渝護商	棉紗每包	二〇二
巴縣	同上	紅十字	同上	〇·一三
巴縣	同上	船厘印花	同上	〇·一〇
巴縣	同上	江防捐	同上	〇·一〇
巴縣	同上	津合公益捐	同上	六·〇〇
永江	淤淤	江防捐	同上	一·五〇
瀘州		公益捐	同上	七·二〇
瀘州		印花捐	同上	〇·八〇

從重慶至新津彭山，要征收十九次的捐稅，其中所謂江防捐與印花稅竟重複各征收四次；一包棉紗竟要負擔六十八元五角左右的買路錢。在這種關卡林立，捐稅層出之情形下，再益以日紗之跌價傾銷，棉紗的銷路，自然一天天的縮小。減工，停工，和關門的悲劇，便一幕幕地在紡織業中開演出來了！

### 三 麵粉業

麵粉業亦為中國主要工業之一。全國共有粉廠五十餘家，其中以在上海者為最多，占總數四分之一。銷路向以東北為大宗，次則為北方

縣	別地	名稅	名貨物數量	完納元數
納溪		清鄉費	同上	二·五〇
敘府		保商費	同上	六·〇〇
敘府		落地捐	同上	四·〇〇
嘉定		印花稅	同上	一·二〇〇
嘉定		統捐驗票費	同上	一·五〇
嘉定		江防捐	同上	〇·一〇
嘉定		護商費	同上	一·〇〇
新津		護商費	同上	五·〇〇
新津		印花捐	同上	一·五〇
新津		江防捐	同上	一·〇〇
新津		護商費	同上	一·五〇〇
彭山		護商費	同上	一·五〇〇
共計				六八·四五

諸省「九一八」以後，東北銷路，便告停塞，北方諸省又受日粉濶粉等之傾銷，天津一帶粉廠，大受打擊，南方各地的粉廠亦因一般購買力之薄弱，美國棉麥借款之成立，遂形成市場冷落存貨山積的現象。去年十月初，上海存粉在二千萬包以上，粉價從每包三元五角跌至一元八角，開數十年未有之低價。於是停工關門的狂潮便襲擊各地了。據十一月底的調查，上海一埠就有十餘家停工的，最大的福新公司，也是其中之一，其能開工的，亦不免於縮短工作。

麵粉業衰敗的原因，重心是在日粉之傾銷，日粉所以能如此，是因原料進口無稅，麵粉出廠亦無稅，反之，中國則兩者兼有，成本較昂，自難與之為敵。上海麵粉廠同業公會張殿鏞君謂「我國經營麵粉業者，受稅率高漲之苦殊深……每包麵粉在滬輸入時雖僅納洋八角，而運至東北則需納二角，廣州納一角。」這種事實，雖則是在二年以前，然而在二年後的今日，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統稅之外，不是尚有種種的附加稅嗎？運輸的時候，不是尚有什麼保護稅；販賣的時候，不是尚有什麼營業稅，等等嗎？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却看見「過去」的中日協定之中，日粉竟為互惠的免稅的入口品，以此例彼，中國新興麵粉業之「興」不起來，是無足怪的了。

#### 四 火柴業

中國的火柴業，自民國十六年起，便呈現衰落之勢。日本與瑞典的

火柴，充滿市場。據海關的報告，十九年入口的外國火柴有八、五〇六、一四九羅，值關平銀三、六六四、〇六一兩；二十年有二、五二五、一二五羅，值關平銀一、一六一、三七四兩。二十年新稅率實行之後，外貨進口便形減少，故二十一年只有一、二六七、五八八羅，值關平銀二、三二、七三五兩。在表面上，外貨雖進口減少，然而外商却運入資本，在中國國內設廠製造。如日商，在青島設立青島火柴廠，等四廠，在上海鎮江又設立燧生第一、二廠。美國遠東火柴公司又擴大規模，大量生產。他們所納的統稅與華商一樣，運輸火柴原料入口，所納之關稅又較其運輸火柴之入口稅為低，再加以在華能剝削更便宜的勞動力，成本既輕，競爭的能力自然更能加大。中國全國每年的銷費量，僅七十萬箱左右，（每箱五十羅）此七十萬箱之銷費量中，外商火柴約占五分之一。在這種情形之下，華商火柴廠每年所產的七十餘萬箱的貨物，便無法銷清了。據火柴月刊之統計，上海榮昌廠，剩貨有一千八百箱，杭州光華公司有四千九百箱，臨淮淮上廠有三百箱，即墨興昌廠有四百箱，威海德威廠有一千三百箱，長沙和豐廠有五千七百箱，山西崑崙公司有三千餘箱，總計幾達二萬箱，其他存貨在百箱以下的各廠，尚不計算在內。存貨山積，價格便不免下落了。以前每箱售價五十三四元的，現僅售四十元；以前售價二十元的，現僅售十二元左右，售價僅及成本或不及成本，各廠自難於維持了。計最近倒閉的，有陽曲之雙福廠，新絳之榮昌廠，協和廠，平遙之金井廠等；停工的有常州之上海廠，即墨之日陞廠，溫縣之同濟廠，山西之崑崙

96550 公司等。

中國的火柴業和其他各業一樣，一面免不了外貨之傾擠；一面又避不了捐稅之重負，前節已敘述外貨壓迫的姿態；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一看捐稅所加於火柴的負擔吧。

製造盒梗之材料為楊木棉木，此項木材之進口稅，照舊稅則每千平方尺只納關金二元五角二分，依新稅則則須納關金五元四角，新稅率比舊稅率增加二元八角八分關金。在市價跌落銷路遲滯之下，增加原料稅，明白地是加增該業的脆弱性。關於統稅方面，去年十二月起，又更改稅率，將火柴分為硫化及安全二類。硫化火柴分甲乙二種，甲種每大箱徵十元八角，乙種十三元五角；安全火柴分甲乙丙三種，甲種每箱徵十三元五角，乙種十七元四角，丙種二十一元，小箱照十分之一計算。華商出品以安全火柴之乙種最多，這種火柴之原料為柴盒、氯酸鉀、松香、藥膠、臘料、胡料、玻璃粉、白玉粉、鉛粉、機器油、夾立板、炭球等，需洋二十二元五角二分，再加工錢、糊盒費用、職員薪金、扣用、運送電燈煤炭、利息雜項等費，共約八元五角左右。若依舊時統稅，七元五角，則一切需費銀三十八元五角二分，但售價只在四十元左右。現在統稅提高了，前之七元五角者，今則改為十七元四角，統稅幾占去成本百分之六十。捐稅與成本之總數，已超過市價八元餘。在這種情形之下，火柴業是必然更加速地沒落的。濟南的振華公司因稅率提高，乃取半停工的辦法；天津的北洋、榮昌、丹華、大生、三友、永華等十餘家亦皆因財部增稅一倍，難以維

持而請求停業，便是捐稅繁重，產業沒落的幾個好例子。

## 五 捲烟業

華商的捲烟工廠，在「全盛時代」曾達一百五十六家之多。然因「統稅加重，各地土製捲烟充斥，並以人民購買力之薄弱」，遂使各廠營業，迥不如前，小廠紛紛倒閉，現只剩五六十家而已。為篇幅所限，現在只概述捐稅與捲烟業的關係。

捲烟稅制係於民國十八年開辦，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年二月，二十一年三月，經過三次修改。自十八年七月至十九年十一月為七級稅時代，十九年十一月至二十年二月為舊三級稅時代，二十年二月至二十一年三月為新三級稅時代，二十一年三月至去年十二月為二級稅時代。此制規定每箱裝菸五萬枝，售價在二百六十元以上的為第一級，納稅九十五元；二百六十元以下的為第二級，納稅五十五元。此種稅制是有幾點缺憾的：第一，二百六十元以上的捲烟，不止一種；二百六十元以下的捲烟，亦不止一種。各種捲烟之價值，在其級中，亦有上下之分。而其納稅，或為九十五元，或為五十五元，無所軒輊，這是失去從價稅的本意；同時，華商捲烟，售價大多為百元左右，佳者亦不過二百七八十元，前者應納五十五元之稅，後者應納九十五元之稅，反之，外菸在第二級者大多在二百元上下，在第一級的，竟可高至一千元以上。價格雖差異這樣鉅，但所納之稅，仍是九十五元與五十五元而已。從相對的意義上

說，這不是摧殘本國的捲烟業是什麼呢？去年十二月五日，又改變稅率，定每箱售價在三百元以上的爲第一級，納一百六十元；在三百元以下，的爲第二級，納八十元。新的二級稅制，雖提高級限，然而不利於華商之處，來得更甚。一下烟以售價每箱一百二十元計之，從前稅銀五十五元餘，爲成本六十五元，即價值六十五元者，收稅五十五元，是值百抽九十有餘也；現改爲八十元，即價值六十五元者，收稅八十元，是值百抽一百二十有餘矣。三百元之上烟，現亦作二級收稅，就售價三百元而論，除稅八十元外，成本爲二百二十元，即價值二百二十元者，收稅八十元，是值百抽三十六也。此等售價三百元之上烟，去年之二級稅制猶收稅九十五元，即價值二百零五元者，收稅九十五元，猶爲值百抽四十七也。由此觀之……改稅之結果，下烟則由值百抽九十者，增至值百抽一百二十有餘；上烟則由值百抽四十七者，減至值百抽三十六。」

去年更改稅制之結果，更給與英美外商以便宜，更加增本國捲烟業的脆弱性。我們看看英美捲烟的銷售量，在三級稅時代不及華商之五成；在舊二級稅時代已超過十分之一的事實，和三級稅時代，英美每月納稅多於華商四十一萬餘，在舊二級稅時代英美之納稅反減少至十七萬的事實，就很可能可以看出二級的捲烟稅制是如何加重本國捲烟業的脆弱性了，就很可能可以推測新二級稅制對於華商捲烟業的前途是將給與以怎樣的打擊了。

## 六 水泥業

中國水泥業始於光緒二年，唐山礦務處於炭坑附近創設洋灰工場，聘英人爲技師，繼而售與華商啓新公司。在上海方面，有應新，中國，華商諸廠。全國產量，每年約有三百餘萬桶。同時，日本又大量輸入，計二十一年有三十二萬四千二百九十二擔，二十二年又增至五十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五擔。因此，水泥市場，便呈現供過於求之狀了。據去年三月十六日申報所載，國貨水泥出售的只有二百七十萬桶，尙有一百萬桶，無法售出，存貨山積，價格自然不免於暴落了。計二十一年水泥的售價，每二袋爲四兩二錢半，合市價五元九角四分；去年竟跌至四元八角。一年之間，每二袋竟跌落一元一角四分。

爲防止日貨之傾銷，去年五月二十二日，當局將水泥的進口稅率，提高至一元六角三分。但十二月五日，却加徵水泥的統稅，每桶重一百七十公斤，原定國幣六角，現改徵一元二角。新稅比舊稅加增一倍。這麼一來，華商水泥負擔既重，提高一點進口稅防止日泥傾銷的「美意」，便無形中消滅得乾乾淨淨了。以市價每桶四元八角計算，統稅一元二角，佔去百分之二十五，而在廣東方面，對於入口的水泥，又徵收種種的捐稅。計每桶須納大學捐九角，電話捐四角五分，共一元三角五分，合加增後的統稅，捐稅占賣價百分之五十三。在這種情形之下，水泥業之前途，怎麼不黯然失色呢？

### 七 製蛋業

製蛋業為中國重要出口業之一。但年來出口數量，每况愈下。據海關報告，蛋類出口總值的趨勢，有如下表：

年	份蛋類出口總值	合銀幣的價值
十七年	四三、七七九、〇〇〇 <small>關兩</small>	六一、二二九、三七〇
十八年	五一、七二〇、〇〇〇	七二、三三四、二六九
十九年	五一、一六一、九七二	七一、五五五、二〇五
二十年	三七、七五七、五四四	五二、八〇七、七五三
二十一年	二八、四〇八、九〇〇	三九、七二八、五〇一
二十二年		三六、四八九、四七七

給與蛋業以最嚴重的打擊的原因有二：一為外國入口稅率之提高；一為本國出口稅率之加重，在這二重打擊之下，中國的蛋業，自是一落千丈！現在，將外國之入口稅與本國之出口稅的概況，列之於下：

美日英德法意諸國年來皆提高蛋類之入口稅，關於美國，一九一三年稅則，入口鮮蛋，完全免稅，冰蛋每磅課美金二分，乾蛋每磅課美金六分，嗣後，鮮蛋每打，增至課美金一角，合從價百分之百，冰蛋增至每磅課一角一分，合從價百分之五十以上。日本對於鮮蛋，本亦無稅，嗣後每箱（約三百只）征日金一元三角，合從價百分之三十，近來又增至二元一角。英國對鮮蛋及蛋品，本亦免稅，但前年始收他國入口之蛋稅百

分之十。德國前年增加關稅。冰蛋每百啓羅（二百公斤）征六十五馬克，合從價百分之九十，冰蛋白每百啓羅征五十馬克，合從價百分之八十，乾蛋白每百啓羅征七十五馬克，合從價百分之二十，冰蛋黃每百啓羅征六十五馬克，合從價百分之百，蛋黃每百啓羅征六十五馬克，合從價百分之五十，鮮蛋每百啓羅征六十五馬克，現改征七十馬克，合從價百分之百。法國對於冰蛋自一九三二年起，除自原稅百分之二增至百分之四外，又加征執照稅，每百啓羅抽四百法郎，合從價稅百分之五十。最近又限制發給牌照，限制中國蛋之輸入。意大利自前年加征冰蛋、冰蛋白每百啓羅抽一百四十五里拉，合從價百分之四十，冰蛋黃、水黃每百啓羅征三百里拉，合從價百分之百。其在菲律賓，鮮蛋進口，每百啓羅原征美金二元的，前年改增美金十六元，增加七八倍之多。在各國稅壘商築之下，中國蛋類之出口，必然日就式微！同時，中國政府自二十年六月一日起，又增加出口蛋稅，據海關稅則，新稅與舊稅之情形如下：

類	別	數量	舊稅	新稅	增加倍數
(甲)	冰蛋蛋白蛋黃及黃白不分之冰蛋	每擔	正稅二錢二分五	每擔關銀一兩五錢	三倍半
	鮮蛋(鮮凍蛋在內)	每十只	正稅一錢四分	從價百分之七·五	約二倍
(丙)	乾蛋白及蛋黃和黃白不分之乾蛋	每擔	正稅七錢七分	每擔關銀四兩五錢	二倍強
	皮蛋鹹蛋	每十只	正稅三錢五分	每十只關銀六錢六分	二十六分

又據蛋廠同業公會致上海市商會之函，「蛋黃粉，每一百公斤徵正稅十二元，另加賑捐一成，碼頭捐三厘，共計十三元五角六分，售價竟



四十一元，除去稅項，實得二十七元四角四分，是售價與關稅之比例為百分之五十。濕蛋黃每一百公斤徵正稅三元九角，另加賑捐一成，碼頭捐三厘，共計四元四角零七厘，售價僅十六元五角三分五厘，除去稅項，實得十二元一角二分八厘，是售價與關稅之比例為百分之三十六。一面有外國的高度的稅壘；一面有本國的繁重的出口稅；同時，外國——尤其是日本之蛋類，不但免稅而且津貼運費，減低成本，在這幾方面圍攻之中，中國的乾蛋出口，已不絕如縷！冰蛋及鮮蛋之出口，亦就愈趨愈下了！

## 八 煤礦業

中國煤礦之儲藏量，次於美國加拿大及德國，占世界之第四位。自民國以來，產量日增，一九一二年不過一千三百萬噸，一九二八年增至二千五百萬噸，可是這個產量，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直接間接屬於外資所經營的煤礦，其中日帝國主義直接經營的占百分之三十五，英帝國主義直接經營的占百分之三十，單單就撫順（握在日帝國主義手中）和開灤（握在英帝國主義手中）二礦，每年出產量就占總額百分之六十以上了。

英日帝國主義握着中國重要的煤礦，自然能支配中國的煤的市場。尤其是日帝國主義，牠將撫順及其他各礦質地優美的煤，運往日本，而將日產的質地惡劣的煤，用降低匯價和放賬的辦法，大量傾銷於中

國。原來每噸價格十三元的，竟跌到八九元左右。天山及元山塊煤在上海碼頭交貨，每噸市價，僅值四兩。又如撫順煤，三年來跌價的情形如下：

貨名	二十年九月份	二十一年一月份	二十二年一月份
撫順煤一號層	十二兩	十二兩二錢半	八兩二錢半
撫順煤一號塊	十三兩	十二兩五錢	現貨款
撫順一號篩	十三兩五錢	十三兩五錢	十二兩
撫順五號塊	十一兩七錢半	十二兩五錢	八兩
撫順三號篩塊	十二兩五錢	十二兩五錢	九兩
撫順統煤	十二兩七錢半	十二兩五錢	十一兩

價格既跌，銷路自大，單就上海一埠而論，「九一八」以前每月所進之日煤不過六萬元，但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月及去年一月份之進口數額却反較「九一八」以前激增。

名稱	九三一年九月份	九三二年十一月	九三二年十二月	九三三年一月份
撫順煤	三〇、〇〇〇	三一、〇〇〇	六五、一〇〇	五三、八六四
完全日煤	三〇、〇〇〇	六三、〇〇〇	五八、九五二	四五、九八一
總數	六〇、〇〇〇	九四、〇〇〇	二四、〇五二	九九、八四五

在外資壓迫之下，在外煤傾銷之下，中國民族資本所經營的煤業，是抬不起頭的。論生產成本，開灤撫順的煤每噸不過一元七八角，反之，華煤成本，則高出好幾倍，如江西萍鄉鄱樂等礦每噸為五元，安徽大通公司為五元八角，河南六河溝為三元六角，中原為三元一角七分，山東寶華為六元五角二分，魯大為三元八角五分，最低如河北各礦也為二

9654元二角五分至二元八角五分。論運費，日煤自日本海口至上海每噸之運費連關稅碼頭稅只有三兩五錢三分；反之，大同煤自產地運至上海水陸運費每噸需十二元零七分七厘；井陘煤運至上海每噸需八元八角八分；六河溝煤需八元一角三分，淄博煤需七元四角六分。生產成本與運輸費用，已明顯地表示華煤之危機，而勒款與捐稅又加重中國煤業的脆弱性。如中興公司在二十七年負擔國庫券一百萬元，二十八年負擔軍費一百萬元；中原公司在韓復榘長豫時，每月解省府之款二十餘萬元，這只是幾個好例，其他各礦，無一不是軍閥籌餉的財源。至於捐稅，據去年十二月十日上海新聞報所載，概況如下：

(甲) 礦區稅：中興煤每公畝已採者五分，未採者一分；大通煤五分；華東煤於開採五年以內為二分，五年以外五分，採礦煤稅一分；六河溝煤五分；中原煤五分；華寶煤五分；保晉煤五分；長城煤二分五厘；寶興煤三角。

(乙) 產銷稅：中興煤每噸按市價抽百分之五；大通煤四角五分；華東煤按市價抽百分之五；六河溝煤二角；井陘三角；中原煤二角五分；華寶煤五角；惠元煤一角七分五厘；天興煤一錢；長城煤塊煤三角；末煤一角五分；寶興煤一角七分五厘。

(丙) 海關稅：中興煤每噸銀一錢五分；大通煤二角五分；華東煤銀一錢二分；六河溝煤二角五分；井陘煤銀一錢五分；保晉煤二角七分；長城煤塊煤一錢五分，末煤七厘五毫。

(丁) 雜稅：大通煤地方教育捐每年一千五百元；井陘煤警察捐每季洋五百元，保衛捐每季洋一百五十元，公安局煤車捐每月八百二十五元，公安捐每月一百元；華寶煤政府補助捐每噸洋三角，保晉煤每噸約六角二分八厘八毫；天興牙稅每噸一分；長城煤公益捐每噸塊煤七分，末煤四分。

在捐稅與運費之外路局員司，又有什麼車皮費及運煤黑費。中興租用北寧車皮，每噸須攤車皮費洋一元左右，六河溝自修車輛，每噸亦攤洋一元，至於黑費，每噸自五角至一元不等，如平綏路每年進款六七百萬元，而員司黑費竟達二三百萬元。復次，國人自營煤礦運銷各大都市之煤大都必經過什麼煤莊而後出售，又多受一層「吃碼頭」的商人中間剝削，在這層層剝削之下，華商煤礦的價格，便遠高過外煤了。例如中興公司的煤，每噸成本三元左右，而連運費和捐稅，在上海須售十八元始能獲利，以這種價格，怎能與每噸八九元的日煤競爭呢？在這種情形之下，中興、北票、保晉、晉北、萍鄉、六河溝等各礦如何不日就衰落，負債纍纍呢？長城與柳江公司之出售於開灤，中原公司之合併於福公司，又何足怪呢？

## 九 一般工業與燃料

國內各工廠，及電燈、輪船、厚水、碾米，各業皆用汽油發生動力。在這個民族工業搖搖欲墮的時候，對於這種燃料之入口稅，是應當降低的。

然自今年二月起，汽油每單位徵〇·七四關金，單就柴油來說，每噸爲七十元，現在新稅每噸徵收二十六元三角金單位，合國幣四十九元左右，竟達油價百分之七十。這麼一來，各地的工業又要多負一層負擔了。就浙江一省來說，每年所用柴油之額爲六千餘噸，新稅增加之後，每年將增加他們的負擔三十餘萬元；就無錫來說，每月須用油一百六十餘噸，每年將達二千噸，新稅增加之後，每年將多負擔九萬餘元。

其次，火酒亦爲工業燃料之一。去年五月關稅自主之後，火酒進口稅增加二十倍有奇。計每介命須納關金四角五分六厘；印花稅一元五角。每百斤即須課貼印花稅二十元。這個高度的印花稅，是只課於華商的。

在民族工業已走上崩潰的時候，而仍以開源爲前提，加增國貨的成本，縮小國貨的銷路，這不能不說是竭澤而漁，飲鴆止渴的辦法！

## 一〇 結語

作者囿於見聞，限於材料，對於本題之敘述，只及前面幾點而已。其不詳不盡之處，正有待於海內賢達之補充與指示。

繁重的捐稅，加速民族產業之衰落，加強大衆之窮困化，而於外貨與外資，反能盡其保護與維持之作用。這種中古式的徵勒，是與高利貸和高度地租鼎足而三；是與帝國主義之侵略，同樣摧殘中國的國民經濟的。取消這種「不合理」的捐稅，自然是發展中國經濟的一個前提。然而牠之存在，必有其存在之根源，在未否定這個根源以前，奔走呼號，是無濟於事的。新望着取消苛捐雜稅的人們啊！把握着問題的中心，採取着有效的辦法吧！

二二，四，二一，於上海

## 贛省夏布產量統計

年產總量共一百三十餘萬疋

夏布爲江西省特產，歷年均有輸出，且多銷至國外，挽回外溢金錢不少，出產夏布之縣份，計有臨川等十九縣。茲經省府經濟委員會調查各縣每年產品數量如下：臨川二十一萬二千疋，永吉四萬疋，永豐三萬疋，新淦六萬疋，樂安一萬六千疋，上高三十萬疋，宜豐三萬二千疋，萬載六萬疋，分宜十萬疋，宜春五萬疋，萍鄉二萬五千疋，進賢一萬五千疋，金谿二千疋，南康二千疋，崇仁二萬疋，宜黃五萬疋，上饒十六萬疋，廣豐十萬疋，玉山四萬疋，總計全年產量一百三十一萬四千疋。